

●文本细读

超越现实与历史之上的精神重塑

——浅谈王跃文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

——《大清相国》

有人说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苍黄》是官场生态演变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演绎着官场潜规则，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国画》甫一面世，令人拍案惊绝。半年之内加印五次，次次脱销，并成为盗版的热门。王跃文以一种极深的悲凉与反思叙述官场人生，透露出对光明和温暖的向往之心。《大清相国》这部历史题材的官场小说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陈廷敬现身说法，行走于波云诡谲的政治舞台，坚守自己勤勉，清廉，务实节俭的官场法则，给后人树立了一面为人为官的镜子。

陈廷敬原名陈敬。十四岁应童子试中了头名，有“神童”之誉。因在一次科举考试中有人重名，皇上就赐名陈廷敬。陈廷敬最初的运气非常之差，两次考试都莫名其妙地惹祸上身，甚至被人诬陷杀人的罪名。幸得前明隐士李老太爷及其女月媛相救，后又成为李老太爷的爱婿。在他的宦海生涯中尽管命运跌宕起伏，沉沉浮浮，最后都能化险为夷。

陈廷敬善于理财，针对下面的奸商贪官提出了改铸轻钱，轻徭薄税，调整盐、铁、茶及关税之法。他清正廉明，治家严谨，以身作则，忠孝两全，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并值经筵讲官，任职无一差错。为了铲除宫内反动势力，惩治官员奢靡腐败之风，他巧妙地设下连环计将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等一网打尽。用他睿智的头脑捍卫官场，制止腐败，造福天下黎民苍生，同时造就了一个太平盛世。他为官四十八年，康熙帝评价陈廷敬八个字：“宽大老成，几近完人”，并赐予相国之称。作为辅弼良臣，皇上又将《康熙字典》的总裁大任交给他。一日，他写了一首诗，煞尾处道“十九年中被恩遇，承颜往往亲缣素。画簪去章喜绝伦，凉秋未敢迟迟暮。丹青自古谁良臣？终始君恩有几人？便蕃荣宠今如此，恐惧独立持自身。”总结和抒发了他此刻复杂的情愫，然后便装聋全身而退。每每无趣之时，他便在半梦半醒之间回想自己五十年的宦宦生涯，从当

年卫大人告诉他一个“等”字，岳父告诉他一个“忍”字，自己悟出来一个“稳”字，后来又被逼出一个“狠”字，月媛又点醒他一个“隐”字。这五个字的心机和韬略成就了他几十年政坛不倒的传奇人生。

小说的技法传统，结构严谨，素材扎实。主人公陈廷敬以他的旷世之才深得康熙帝赏识，他非凡的才情、隐忍的个性、朴素的坚守给人打下烙印。同样，那些烘托主人公的反面人物形象也是呼之欲出，利欲和贪念，野心与奸诈，在争权夺利的宫廷斗争中显露无遗。明珠的老奸巨猾，索额图的妄自尊大，高士奇的虚伪谄媚，徐乾学的野心勃勃……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通篇的语感氛围拿捏得当，有古风雅韵，又不失语言的简约，尤其对官场人物的心理描摹炉火纯青，力透纸背。明明杀机四起，却又藏而不露；眼看怒发冲冠，却又隐而不发；笔墨收发自如，恰到好处。小说细节丰满，张力十足，诗意盎然，读来赏心悦目，譬如：台湾收复，众国赶来朝贺礼贡。张善德剥好了一个石榴，小心递给皇上。皇上细细地咀嚼着石榴，道：“京城冬月能吃上这么好的石榴，甚是稀罕……都尝尝吧。”却见陈廷敬望着石榴出神，便问：“廷敬怎么不吃呀？”陈廷敬回道：“臣看这石榴籽儿齐刷刷地成行成列，犹如万国来朝，又像百官面圣，正暗自惊奇。”皇上哈哈大笑，道：“陈廷敬是否想作诗了？”陈廷敬很快成诗，皇上轻声念了起来：“仙禁云深簇仗低，午朝帘下报班齐……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

纳博科夫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辱没了艺术，也辱没了真实。当然，作为历史小说就当为别论了，选定的主角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上的人物的思想主体和形象早已确立，在当时的社会反响应是真实的。但既然是小说，并不是史料保存，那么在这种骨感的背后就需要血肉丰满，历史上的这位人物或是看山看水，或是指点江山，或是行迹江湖……也就是说，要让他活起来。那么主人公的故事就存在着一定的虚构和重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就需要某种创新，需要思想上的再创造与纵深，需要艺术性的渲染，从而实现社会意义与精神价值的统一。

面对这么浩大的历史背景，碎片化的



记忆，王跃文并不坐实史料，而是根据文献史料确立人物的精神面貌，将主人公回炉锻造。在现实之中虚构细节，沉潜其筋骨，铺以雅韵古风，注入血肉，再提纯之后的陈廷敬似清风徐来，栩栩如生。可观可感，真实而有温度，可博古通今，可远观可近照。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运用到历史小说之中，让人物鲜活而具动感。故事一波三折，制造的悬念、铺垫，高潮等一气呵成，情节生动逼真，险象环生，引人入胜。更为创新和难能可贵的是，以一种现代的观念与古典的灵魂碰撞与对话，以陈廷敬和作者都信奉与恪守的“清贫耐得始求官”的精神主体贯穿小说始末，合二为一，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三百年前的穿越。这种超越现实与历史之上的精神重塑，不仅重演了历史风云，更成为当下的一种精神力量，完成了作者对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望，对政治文化的清明之心，对人性的拷问和思量，并成为一种不死的精神延续。

从《大清相国》销售逼近百万之巨可以想见人们对此书的热衷和追捧，可见以陈廷敬为代表的清官名相的人物形象在今人心中的地位。无疑，王跃文的这种书写方式是为大众所喜爱的，这种文学力量积极地影响着读者的人生哲学。罗曼·罗兰说：缺乏理想的现实主义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大清相国》的写作经验是当代历史小说的新生，作者借鉴历史，怀着悲天怜人的社会责任直面现实和历史，古为今用的精神重塑给世人以警醒，以思考。而这种精神价值的超越在现实和历史之上。

如尹建德、马铁鹰、胡光曙、黄镇、易重廉等在全国一些著名的民间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批很有见地、很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给梅山文化工作的深入开展作了很好的铺垫。

即从今天面世的全国《第一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收论文来看，相当一部分依然是很有见地、很有深度，因而也是很有价值的。如第一专题的前四篇：马少侨《梅山文化的几个特色》、马铁鹰《梅山神初探》、周行易《梅山文化与中国原始数理思维》、尹建德《湘西南地区梅山教的渊源》。第二专题的黄镇《梅山神的形成发展及其祭祀活动》、尹建德《苗族地区梅山教的咒诀浅析》、鄯光润《梅山文化区域信仰民俗的调查与思考》。第三专题李新吾《漫话梅山晚歌》、陈首涛搜集整理的长篇梅山叙事诗《三郎与二姐》上下篇。已故著名民间文学家彭燕郊教授在他的《纸墨飘香·长沙淘书记》（岳麓书社2005年版）里写道：“《四姐三郎》最受我注意，这是真正的民间故事诗，叙述地地主之工三郎的恋爱故事，四姐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可惜经书商之手后，已失去本来面目。”不知陈在安化梅城搜集的这一故事保留了“本来面目”没有？彭教授健在，一定会饶有兴味地取出他自己的藏本与陈本对校一番的。即此也可见首届《论文集》的意义和价值了。

在封建帝制时代，科举是一般学者入仕的正途，魏源当时虽然已享大名，但在科举上说还不过是一个举人而已，因此，在道光九年，先生又赴京应礼部试，想取得“进士及第”的地位，但不幸竟致失望，只好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在内阁服务——内阁是典章、诰命出纳的处所，几百年来

的累积，可以说已经成为“大清王朝掌故之海”了。魏源得入内阁工作，乃留心一代典故之学，从此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由“名宦”之途转入“名学者”的途径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十一岁的魏源，已做了多年的幕僚，编著有《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多部著作之后的“无双国土”，家庭的负担使他不得不重新踏上及其厌恶的科举老路，毅然又去北京参加会试，第二年才中了第三甲第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生。他在致老友邓显鹤的信中凄苦地说：“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老女新妇”是这位“无双国土”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嘲讽。考取了进士的魏源，没有同其他进士一样进入翰林院，于道光二十五年冬天，因为“补缺无期，委署尚易”，只好降格以求，当上了扬州府东台县的代理县令，开始他“八年州官，两度离职”的宦宦生涯。晚年的魏源，因太平天国运动被免职，他不免心中有些不快。他遁入佛门，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可以说是他对现实发泄不满一种委婉的表示吧。在龚自珍、林则徐这些至交相继去后，魏源深叹“雅士如林，知音日少”，此后便摒绝交游，心如止水，一心参玄。以儒家人世，以佛道出世，魏源最终还是沿着这条中国士人的传统道路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六十四岁。死后，家人因他喜欢西湖，便葬魏源于杭州南屏方家峪，让满湖思绪长伴一隅孤坟。

在《魏源年谱新编》中，魏源的一生亲眼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剧烈变革，而且他也参与其中，为救国救民而倾注了满腔热情；而清王朝也随着魏源的逝去也渐渐日薄西山、走向衰亡。

采用记事与录文相结合，再现谱主一生，突出了新编之谱的长处与价值。魏源一生，著述宏富，其著作现存七百万字左右，内容涉及哲学、社会政治、经世之学、文学等各个方面。他以自己的著作，两次开启学风，即以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开启了晚清重实学、经世致用的学风；以《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中国近代意识和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潮。

“读古人书，求修身道；有天下士，某救时方。”此联亦是魏公二十一岁时所作，现悬挂于故居正厅楹柱上。魏源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二是写作。“道光四年（1824），始撰《默觚》，提出为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足食足兵，又主张治天下之道，应勤求民隐，谄习吏治，注意国计边防，培根本，保富民。”（详见160页）魏源的《默觚》一书，书名二字的“默”取自“魏源字默深”，“默好深湛之思”；“觚”则是古代用以书写的水筒。这表明《默觚》是魏源的一部读书笔记，是他自清道光二年（1822）始治《诗经》《尚书》以及老子、荀子、管子等人的著作，一边读书，一边札录并写心得，直至咸丰五年（1855年）约30年积纂分类而成的著作。它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学篇》十四，下篇《治篇》十六。这30篇文章总共165段，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都引用《诗经》语句作为各段落的结束语，贯穿着魏源“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通经致用思想。总之，《默觚》一书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是魏源治学并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发表自己对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历史、文学等多方面见解的重要代表作，后收编为《古微堂内集》。魏源的好友龚自珍曾赠他一联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正是对魏源爱读书、爱写书的生动写照。

魏源除了酷爱读书、著书外，也很喜欢考察祖国的秀丽山河；他是一位“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的旅行家。魏源一生嗜爱山水，他就曾笑称自己的900多首诗歌是“十诗九山水”（《自题诗集》），故在魏源的诗歌当中留下了大量的秀丽的山水诗。从其所写的诗之内容来考察，他游历了包括“五岳”、庐山、黄山、武夷山、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在内的诸多风景名胜。而这些山不分大小高低，他都一一亲历，穷幽极胜，从而做到真实、详尽地记录了他游览时的见闻与感慨。因此，这一批山水诗可谓是魏源严格实践自己的诗歌主张，亲临其境，细心观察，用心体悟所创造出的艺术结晶。

总之，熊焰老师在汲取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联系魏源生平行踪，经过深入研究，采用文史互证办法，基本上把诗文逐一归属到年，有的还具体到某月某日。这样以诗文印证史事、用史事解释诗文，就显得更贴切、更具生命力和说服力。

本谱的另一特色是对于与谱主有交往的人物，凡生平可考者均写有小传或简介，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读古人书，求修身道；有天下士，某救时方。”友天下士，广结天下贤能的人士为朋友。魏源一生中结交的朋友甚多，如陶澍、林则徐、胡林翼、龚自珍、何绍基等当时的名宦和著名学者与乡贤，都是魏源的好友和座上宾，真正实现了“友天下士”的夙志。在《魏源年谱新编》中，熊焰老师花了很大力气，广泛查找，均为这些人立了小传。据粗略统计，除只记述亲属生卒年月者不计外，共为436人立了小传，较之李柏荣老师的《魏源师友记》收集的还多45人，这些小传和引用这些师友对魏源著作及改革建议的评论，尤有助于认识他的为人处世以及在各方面的杰出成就与贡献。

是的，魏源作为一位杰出的经学家、改革家、诗人和爱国主义者，和当时的社会人物有广泛的交往，他的成就离不开师友的指导和切磋，也离不开他们的支持与扶助，因此，他和当时的政界、军界、学界以及社会各方面人士，均有广泛的接触。他既从这些人中吸取了养料，也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总的来说，熊焰老师编著的这本《魏源年谱新编》和前面所编的《魏源年谱》比较，已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是一部研究魏源思想不可多得佳谱；同时，我也热切地期待老师在研究魏源上不断有新成果、新著作。

●读者感悟

一部研究魏源思想的佳谱（下）

简评熊焰老师的《魏源年谱新编》

欧阳恩涛

●重廉书话

《第一届全国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易重廉

大约是2007年春节过后吧，我与铁鹰闲谈，他突然问我：“首届全国梅山文化研讨会的资料，你还保留完整吗？”问得太突然，我不假思索地随意回了一句：“可能还完整吧……”他听了，好像就认真起来，说：“那好，找出来，看看可不可以出个集子？”

找来一看，首届会议的论文好次不计，不过20来篇，算字数10万还弱，作一本书，太单薄了。铁鹰便说：“分头找名家约几篇，再从平日会员的来稿中挑几篇，凑足20万字，便差不多了。”闹腾了大约半个年头，天降噩耗，铁鹰查出患了肺癌。这种事，摊上谁，都无异晴天霹雳。我们到医院看望他，他情绪还平稳。但出版《论文集》的拟议，不好再提了。

首届会议的论文，本来不过10万字，经铁鹰、伟顺和我三人搜集，估计近30万字了，我担心经费不够，提议限制在20万字之内。铁鹰说：“有多少，用多少，只要合要求。经费问题，先不考虑。”于是，我把论文作了分类编排，又按出版要求作了“编辑处理”，装成一袋，送交铁鹰，请他审定。

一个月后，印刷厂打印出第一次清样，电告我校对。校对是

个极需细致目力的活，我目力不济已久。大约两个多月的样子，“中国首届梅山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的30多万字，经我三次校对，又交铁鹰复查，觉得问题不是太大了。铁鹰便拖着病体，与承印厂商量各项事宜。2013年6月，这个会开得最早，书却出在最后的“首届中国梅山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终于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论文集》分三个专题：第一专题梅山神性研究，收论文13篇。第二专题梅山风情研究，收论文15篇。第三专题梅山文艺研究，收论文11篇。全书共收论文39篇，计333000字。封面为三个张五郎的木雕像，中间一个直立，左右两个倒立，是铁鹰从梅山地区猎手家中搜集来的，颇有文物价值。

首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规模不大，但与会的学者却

不乏名家，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艺家陈子艾教授，梅山文化研究奠基者马少侨先生，民间文艺著名专家龙海清先生等。

会后，为了宣传会议精神，我仔细学习了会议资料，认真写了一篇论文《梅山文化研究三题》，就梅山文化的起源，梅山文

化从渔猎文化到稻作文化的过

渡，梅山与性三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得到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权威刊物《民间文学论坛》的认同，发表在1996年第二期上，使梅山文化的研究首次在全国学术刊物上亮相，多少带来了一点全国性的影响。

其实，新邵会议之前，关于梅山文化的研究，许多学者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并且卓有成效。这种情况，我在论文集的《前言》里作了比较清晰的介绍，兹摘要复录如下：

1987年10月，武汉“长江歌会”上，新化县文化馆业务专干周少尧先生曾就梅山文化问题向大会作了甚为精彩的介绍，并率先撰写了《梅山考》的论文（未见论文原稿——易注），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兴趣。可惜周先生英年早逝，他的那些关于梅山文化研究的构想，也就随之付诸东流了。1989年8月26日，在周先生介绍的基础上，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梅山文化湮沉千载，今被确认》的专论，明确提出：“梅山文化”是“荆楚文化”的一个分支，大致界定了梅山文化的中心内容和基本性质，进一步在全国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心中唤起了巨大的兴趣。

接着，我历述了从1986年开始，恩师马少侨先生带领我们